

仇子奇著

菊
第
交
色
一
季
記

自由中國社叢書之十五

1394A

649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仇子奇著

南
京
變
色
一
年
紀



自由中國社叢書之十五

前言

在開始寫這本東西之前，先簡單地自我介紹一下。我是某機關的職員，去年四月間政府撤離南京的時候，我因為家累太重，未能隨政府撤退，在南京淪陷後過着苦悶非人的生活，又以婉屢次拒了共產黨叫我去學習的示意，致招到他們的猜疑，被迫於本年四月逃出南京。

這本東西的內容，都是我親身經歷或看到和聽到的事實，不過全憑回憶所得，手邊並沒有一點可供參考的資料，所以未能將共黨的一切罪惡，作有系統的詳盡的描寫，要請讀者原諒。

我在南京的一年間，祇到過上海三次，所以這本東西的材料，也多採取於南京一地的，至於農村及其他地方的情形是怎樣，雖然沒有實地去看過，但由於親友之見告以及很多農村的人逃到南京來根據他們談話及狼狽的情形來觀察，亦可略見一斑。現在大淪陷區裏面有一個童謠說：「老解放不如新解放，新解放不如不解放」，是有它的真實性存在。

我對「等因奉此」的工作雖有着將近二十年的經驗，但是寫稿子做文章尙是破題兒第一遭。我自己的文學根抵太差，僅這一點點東西的寫出，就感覺着有腹儉之累，對於修詞上和描寫深刻的程度上當然更談不到，不過在淪陷區苦悶了一年，現在可以藉着這一本薄薄的東西來一抒個人的怨氣，來傳達淪陷區同胞的苦痛的心情，所以請讀者不要拿看文章的眼光來衝量它，而我自己也不敢以「著者」自居，因為所寫的

這一切，都是正在備受苦難每個同胞的心聲，我不過替他們傳述一下而已。

三九·四·二〇·



南京變色一年紀

棄守前夕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這是多麼令人驚心怵目值人紀念的一天啊！國民黨政府在執政二十年後，終於因軍事節節失利抵不住共黨的攻勢而在這一天離開了龍蟠虎踞的石頭城。雖然江陰要塞失守和共軍已大舉渡江的消息在前一天已囂傳塵市，可是我總有一點不相信。但當我今晨到了辦公處的時候，就顯見得與平常有點異樣。每個人都帶着一副緊張的面孔，而且有點驚惶失措的樣子，當我看到了某處長時，他就告我說：「共軍已兩路渡江，南京有被包圍之勢，政府決定在今天撤離南京，怎麼樣你走不走？」我沉吟了一下就回答他說：「八口之家，說走就走，談何容易，我得慎重考慮一下。」我到了辦公室就暗忖着自己的經濟條件不夠，並回憶到以前每次逃難的那種狼狽顛沛的景象，真沒有勇氣再使自己走了，於是在一剎那間就決定了我在這以後一年中過着非人生活的命運，我就往見某處長向他說：「我並不是不想走，但經濟條件不容許我走，祇好留在南京了。」

在我與某處長的一席話間，整個辦公處已經是鴉飛雀亂鬧得一塌糊塗，要走人手忙腳亂地在收拾公物和自己的行囊，當時的情形，在我這拙陋的筆下難以形容出來。

晚間回至宿舍，但見十室九空，器物狼藉，一片淒涼景象，令人不勝浩嘆。

「解放軍」來得好快呀！

四月二十二日下午八時以後，各機關和宿舍幾都變成「真空地帶」，這個時候，地痞莠民乘機四起，斷續的槍聲在城內的每個角落裏響着，雜亂的哭喊聲浪，不時地從遠近各方面傳過來，本機關少數住在辦公處和宿舍的同事，接連的跑了來或用電話通知我外面混亂的情形，並問我如何應付這緊張的局面。幸虧我在那天下午已邀集了許多位工友在準備萬一，於是立刻分配到各處去防守，一夜幸平安渡過。

二十三日晨，去城北辦公處，街上車少人稀，許多商店都關上了門，我們的戰士們，由挹江門至中山門擺下了一字長蛇陣，從早至晚絡繹不絕地邁着緊張步伐在「轉進」。

是晚七時有一個同事走來說：「南京的治安維持會已組織成立，由馬青菴吳貽芳分任正副主任，並且解放軍已派代表二人由浦口過江進城接洽和平佔領的條件。」我請他再去打聽，並請他與治安維持會取得聯繫，他去了不久，又匆匆地跑來說：「解放軍的先頭部隊，或能在明晨（二十四）進城，請大家不要出去」。這個時候，雙方的砲戰很是激烈，城內並有數處火起，混亂的情形較前夕更甚，我們這些負責守夜的又是通宵未睡，而一些「前進」的同事們，則在大開夜車寫標語，製旗幟，興沖沖地準備着明天的「歡迎儀式」。

二十四日晨去辦公處，連日因交通工具的缺乏，不得不委屈一雙尊足，當我走到新街口時，就看見有很多的「解放軍」邁着沉重的脚步，臉上並不帶着「勝利的笑」，而是深沉得好像有甚麼難言之隱的心事，不斷的由中山北路走過來。就中有很多鬢髮班白的老兵和乳臭未乾的幼卒及一些「山東大妞兒」攙雜在行列裏面。

在「全市熱烈地歡迎儀式」之下，「解放軍」的大隊陸續地從各方面進了城，並且很快的分佈在每一條主要街道和路口上。共軍士兵對於老百姓（一般市民）的態度，倒是相當的「和氣」，不過無疑的這是他們「爭取民衆」的方法之一，要以爲他們是「心如其面的親善態度」，那你未免就過於幼稚了，觀於他們以後向人民壓榨勒索時那副猙獰面孔，就知吾言不誣了。

約法八章

共軍在兵不血刃下進入了南京以後，即與人民「約法八章」，大意是：「不准有反抗行爲，保護人民祖國財產不准破壞隱藏，各安所業勿自驚擾」等等，但留在南京的公教人員們最關心的倒是與本身有切膚利害的「八章內第五章」，這章說：「……國民黨政府大小官員，凡有一技之長而無嚴重反動行爲或嚴重的劣跡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別錄用。」這不啻給留在南京的公教人員服了一劑定心丹，共黨在這時贏得了一片「歡呼」，可是一般人對於共黨怨恨的種子也就植於此時。

「新民主主義」學習會

南京在淪亡後不久，「新民主主義」學習會一類的組織就像雨後春筍般的在各機關，學校，團體內產生出來，這是「前進份子」的「拿手傑作」。他們拿這類的機構作為互爭「領導權」的工具，明爭暗鬥得激烈異常。這些「先生」們，自告奮勇的「編纂教材」，和「純盡義務」的按日「上課」，他們爲了表示對共產主義「研究有素」和表明自己不是「反動派」的心跡起見，可以滔滔不絕地一口氣演講兩三個鐘點來發揮他那共產主義的「最高理論」，他們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人事、攻擊得「體無完膚」，可憐的是大多數的「學生」們，一般工友連墨水也還沒有吃過許多，什麼馬克斯，牛克斯，他們根本有點莫名其妙。至於那些身爲「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不但沒有讀過「資本論」一類的「巨著」，就是連「新民主主義」這個名詞，也還是在最近幾天才看到的，當然對於「義務教授」的那些「偉論」，也有點「其妙莫名」，如此的廝混了一個多月，這些「教授」們頗有「曲高寡和」之慨，不禁大發其牢騷，罵他們的一班「高足」說：「你們這一羣落伍的人呀，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災官的下場

到了六月底，共黨公布了他們那「處理舊有工作人員辦法」之後，不但大多數人的希望變成了失望，

就是那些「自命前進」的先生們，因為並沒有得到共黨的「特別寵幸」而重用他們，也就打不起高興來「編教材」和做「義務教授」了，他們與「落伍的高足」得到同樣的命運。

按說在共黨政工幹部異常缺乏情形下，「留用」一些舊有人員本來不是不可能的，況且有「約法八章」聲明在前，「大家有工作有飯吃」的口號唱之在後，共黨又怎能「出爾反爾」的自食其言呢？不過共黨對於這些「知識份子」，確也費了很大的躊躇。他們固然很清楚這些人的能力，是比那些所謂「老幹部」的人高出了不知若干倍，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終有點放心不下，加之在江北的「老幹部」又一批一批的源源而來，都是「有功之臣」，怎能不給個一官半職的讓他們威風一番呢？因此種種，致使一些欺騙老百姓操縱自如的共黨「高級幹部」們，對付這些知識份子，倒相當的傷起腦筋來了，所以經過兩個月的時間和多番的考慮，才算決定了這數萬災官的命運。

生產，轉業，學習，這是共黨向留京「編餘公教人員」所「指示」的三條道路，任你自擇一途行之。生產自然要回鄉，轉業則不能「依賴政府」，學習還得經過考試並且有年齡的限制（四十歲以下，第二期則未有此限制）。如此一來，無異給衆人頭上澆了一盆冷水，先前的歌頌歡欣一變而為怨憤頹喪，大有「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之感，然亦悔之晚矣。

在南京的公教人員計有數萬之衆，最初被共黨留用的尙不足十分之一，經過了數次「整編精簡」以後，所餘已無幾許，這是共產黨的「既定政策」，一種對政府人員報復的行爲。

原來你是共產黨員啊！

許多人對於名冊內「黨籍，原職，原薪」各欄的填寫，無疑的都作了慎重的考慮，尤其是「黨籍」，如要照實填寫，既怕給戴上一頂「反動派」的帽子，要不「自首」罷！又怕得到「查明屬實，罪加一等」的後果。倒是一些「前進的先生」們毫不猶豫的填寫了什麼民盟，民協，民革，左聯……等等「高貴」的來歷，這些「尾巴的尾巴」，在這時現形，其實毫不足異，最使我驚奇的，倒是在辦公室與我對面坐了幾個月的××君，原來還是一個「老牌」共產黨員呢。但是，這也何足為奇，大陸時期政府機關中沒有共產黨人滲入的可說實在是太少了。常有朋友來說，某某人原來是共產黨啊，像早先中央黨部各種重要的會議時，不是常看見有一個漂亮的女速記員在工作着麼？現在就證實了這位速記小姐，不但是是一個共產黨員，而且在黨裏的地位還相當的高呢。這不過舉一個例而已。共產黨的滲透工作真厲害！

附註：這就是中央黨部速記員沈琬——編者

軍事聯絡員

此次共黨「接收」政府機關的工作，是分爲兩大部門：一爲「軍事接管委員會」，負責「接管」有關軍事的機關，學校，設備等項，一爲「政務接管委員會」，則是「接管」一切行政的機構。「政務接管委員

會」的下面，又分爲「行政司法部，財政部，文教委員會」等部門，每一部門均設置「軍事代表」數人，再由「軍事代表」指派「軍事聯絡員」駐在各機關負責實際接收責任。

五月初，有六個「軍事聯絡員」來接收本機關，第一天就無條件的將本機關僅有的兩部腳踏車「接收」走了。這大概就是所謂「各取所需」的意思罷？說到共黨接收人員的作風，約可分之爲兩派：一派是過於仔細和自作聰明，他們對於一切器材物品，無論鉅細靡不清點造冊，連壁上的鐵釘和院內的碎磚破瓦也不放鬆，遇事吹毛求疵，對人聲色俱厲，而且他們一臉的「正派」氣概。有許多的辦公用品日用品，他們心裏明擺着要使用，但是他們嘴裏則說：「這是人民祖國的財產，我們不能隨便拿去用呀」。不過在沒有人看到的時候，他們也會隨便拿走一點而「受之無愧」了。要是遇到這一派的人，則辦理移交之人員苦矣。另一派人員的作風，則比較合理一點，他們雖也很認真，可是還能接受旁人的意見，不過這一派人的能力，大都低得可憐，不客氣的說，他們連向我們學習的資格，恐怕也還不够呢？而且這一派人都很「天真」，不會做作，想要什麼就拿什麼。他們的另一種說法是：「我們是公家的人，用公家的東西，還有什麼不合理的麼？」

共產黨的幹部

共黨的工作人員，無論黨，政，軍，統名之爲幹部。當然裏面還分有若干階級。在南京「解放」後，

又有「老幹部，新幹部」之別。老幹部是指那些「參加革命」五年以上的人而言，新幹部則是指那「參加革命」不久和一些留用的政府人員而言。老幹部裏面的階級，均按照軍隊的階級來分別，如排級，連級，營級，團級……等是。老幹部裏面且有「黨員幹部，非黨員幹部」的區別，界限劃分得很明顯。

共黨的每個機構內雖也按照編制設有許多職名，但是他們並不以各人辦事的能力和職位的高低，來決定其權力的範圍和待遇的厚薄，他們對幹部的考績，是根據各人在黨裏的歷史和地位及參加「革命」的久暫和立功的程度來審定的。共黨的高級幹部，無疑的是不用非黨員的，至於各單位的負責者，他們可以新幹部主持（技術方面居多）而以老幹部副之。但這不能說共黨「重視」新幹部，而是他們利用人的一貫作風。他們的老幹部一方面在向你學習，一方面則對你監視，而且你的意見無論如何的正確，或計劃是如何的完善，如得不到老幹部的同意，那是絕對行不通的。

過河拆橋

當共黨的老幹部將本領學會之後，牠們就會毫不留情地將新幹部一脚踢開。說起共黨「過河拆橋」的手段來，可說是毒辣而又巧妙的；比如說他們要想踢開你時，儘可用「整編，精簡」等方式來去掉你。要是你平日有點「恃才傲物」或對生活上感覺有點不滿時，他們更可以給你加上一個「官僚作風」或「小資產階級意識太重」以及「思想還沒搞通」等等的罪名，開個「鬥爭會」把你罵跑了。要是你這些「罪名」仍未

成立時，他們就利用你的家庭環境和個性，將你「發配」到邊遠地方去工作。要不然就調你去做不願做的事情，再就用「挑戰」方式使你「自動」的將薪水一減再減而無法生活下去。總而言之，他們要想踢你出去的時候，還是自己知趣些「立刻引退」比較好點，否則他們儘有方法來對付你的。

話又說回來，當他們正在利用你的時候，不論你心裏明白不明白將來所得到的結果是什麼，可是絕不能中途「引退」。他們可以用「甜言密語」答應你的一切條件來利誘你，或是用「人民需要你」一類堂而皇之的話來「說服」你。這時你還是放聰明些趕快接受他們的「好意」，如要再固執的話，他們就要惱羞成怒對你不客氣了，一連氣開幾天會來「鬥爭」你，將你罵得「狗血淋頭」，固然使你受不住，但是罵完了怎樣呢？仍舊不准你「引退」還是小事，一個不好就會將你禁閉起來，直至你「回心轉意」公開認錯而後已。

丟包袱

共產黨有這樣口號：「要革命就得丟包袱」，（不要家庭之謂）。可是中國幾千年來傳統的家庭觀念，要憑一句口號就將其剷除淨盡，無疑的是一種超現實的想法，所以實際上共產黨人不但沒有做到而亦不可能做到。

我在南京是住的公家房子，一部份房屋為「解放軍」所佔，有少數士兵因為時常向我家借用器物的關

係，慢慢就混熟了。他們不但有時來找我談談，並且有時談到家庭就流起眼淚了。一天我就問他們說：「你們共產黨不是都將包袱丟了麼？爲什麼還會想家呢？」他們向我苦笑着說：「共產黨丟包袱，不過是說而已。人總是人，那個不想會自己的父母妻子呢？我們共產黨員丟包袱，並不是自願丟的，而是老的小的餓死了拖死了，女的離開了家庭，隨便跟他人走了，丟包袱！我們很本就沒有包袱了。可是心裏掛念總是有的，這也是人情之常啊。至於中高級幹部，情形就不同了，他們的父母妻子，可以派給工作隨他本人在一起，兒女的教育費生活費也由公家支付；小孩一落地就有八十斤米，並且還給僱一個奶媽，像他們（指中高級幹部）這樣，怎麼還談得上丟包袱呢？」共產黨丟包袱的「真理」就是如此。

一個悲慘的故事

在「南京市人民政府某局」裏一個共產黨的下級幹部，不但是黨員，而且是曾經「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戰士」，他平時對於學習，勞動，工作均很努力。但他忽然在最近（本年三月間的事）「改常態，學習，勞動既不參加，工作時也顯得無精打彩，而且總是一下了班就蒙頭大睡，且不時發出長長的嘆聲。同事怪而問之，則默不作答，如此數日，終於在開會鬥爭之下，被迫供出了實情。他說：「前幾天我的叔父從山東家鄉來到南京，當他（指其叔父）看到了我時，一言不發就先痛哭了一陣，他說：「我們家裏老少十三口人，所分的田除了納糧之外，本已不敷吃用，加上去年災情慘重，收穫不足三成，所以更無法維持生活，

家中一切衣物是早就賣光了，你最小的兩個孩子已送了人家，現在全家都在作乞討生活，因為最近連乞討也已無門，你的婆娘（妻子）就跟人家走了（改嫁之謂），而且她懷着幾個月的身孕呢。」這個共產黨員飽含眼淚說完了之後，他傷心到了極點，他不顧利害的氣憤着說：「我身歷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艱苦，革了十幾年命，結果不但父母討了飯，連妻子兒女都給「革」丟了，難道說就是革命的下場麼？我活着也沒有意思了，祇有一死，才能丟開這一切的煩惱。」

上面說的一個悲慘故事，它發展的結果，雖未得續聞（這事發生後兩天我就離開南京了），但可料到的是這個共產黨員確已不能活下去了，而他的那一家人呢？當然也難逃出死神的魔掌。像這樣的悲劇，共產黨正在「解放區」裏面普遍的導演着。

變相的集中營

共黨的幹部，幾次向我施展着他們那「說服」的政策，他們說：「像你這樣的人，人民政府是很需要的，不過你沒有經過學習這一階段，是不容易向人民靠攏的，你要是能到華東大學去學習三五個月，就一定能得到為人民服務的機會了。當時我的嘴裏只管答應說：好，但我心裏則在說：我不相信你們的鬼話呢。」

說起了這「華東人民革命大學」（以下簡寫華大）來，我對於它的認識是比較深刻些，因為一些同事

和朋友大部份都走了這條路，他們的述說當然可靠而且也很詳盡，所以我寫這一章的內容也就比較充實點了。

「華大」這個機構，是留在南京公教人員唯一的「收容所」，數萬可憐的知識份子，在被共黨欺騙玩弄了兩個月之後，大多數都叫這魔窖不斷的吞吸了進去。共黨宣稱「華大」是為「建設新中國培植人才」而設，其實說它是知識份子的集中營，倒是再恰當不過的。當你盲目地進了這魔窖之後，立刻就感覺到你的一切從此就失去了自由，而且是永久的不自由。

當入「校」之初，你得先寫一篇自傳，但是你不能「向壁虛構」，即使有不能盡實的地方，你也得牢記住，最好還是抄存下來比較妥當。因為你這篇自傳和那在「校」期間他們對你的一切紀錄，會在你「結業」之後分派工作時，將隨着你一同被送到那個機關去的。以後無論你到了那裏，你的「行狀」總會形影不離的跟着你走，而且每到一處，總還得再寫一篇自傳，那你如果寫得前後不符，豈不是「前功盡棄」了麼？

「華大」既稱學校，當然要經過考試手續。他們看到你的自傳，如認為「尙堪造就」時，就會通知你去應試——筆試，口試，檢驗體格，筆試和口試都很簡單，祇要你不作反對蘇聯和共產主義的表露和不寫罵史大林毛澤東的言詞，就是有幾題答不出來，也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千萬記着，不要以為自己有了不起的學問而向他們談那高深的理論，如此你將不被「歡迎」，甚而因之「名落孫山之外」。

口試之後，你就得去檢驗身體，十人一排，站班等候，經過醫生照例的一番檢查後，你還得褪去衣下，高舉「尊腎」讓他們檢查有痔瘡也無。一些「男士」們，還能厚顏忍受，最多不過暗嘆一聲「斯文掃地罷了」。一班女士呢大概是「思想未搞通」的原故，對於最後一手，十九都是「吃勿消」，「臨陣脫逃」了的大有人在，「考試」就此終了。

經過三試，你就已經打入了「紅色學府之門」。不過你要知道，這個「學府」裏面，並沒有什麼術科和學科，要說有的話，那也祇能勉強地將「政治常識，社會發展史」一類的東西歸納在學科裏面：將扭秧歌，打腰鼓，種菜，等等拉扯在術科裏面。

華大的「課程」經常是跑步，學習，開會，和自由活動（即上述術科）等項，要是遇到共黨認為重大的事項需要宣傳或慶祝時，自然也少不了這些人來湊湊熱鬧，扭（扭秧歌）打（打腰鼓）之精彩，真堪與青年學子媲美一時，這正是他們的「學以致用」！有一次我在他們的行列中，居然發現一位「選字號」的人民代表，這位先生平常是極端反對共產主義者，而且「官架」也擺得十足，現在呢，則不惜「屈尊紆貴」的化裝一個工人大扭其秧歌，「能屈能伸是丈夫」，偉矣哉！

「華大」第一期的「學生」，因為共黨下級幹部的過份缺乏，在受訓不到半年，大部份的人就算「結業」了。但是得到正式工作的還很少，除非你能丟棄了包袱自願充軍到邊疆去，大多數的人現時還留在南京充當「實習生」；他們所實習的業務，是幫同公安人員負管理菜場，攤販，在「工程專家」的指導之下

去監督修理江堤，雖是辛苦一點，不過這一批人總算有了「出頭之日」，還有許多的人求之不得呢。

「華大」第二期的學員，因為以前他們大都心存觀望，而且裏面不少是「頑固份子」，加以學員的「銷路不暢」，故共黨認為這一期的人就有予以「深造」的必要了。據說深造的期限，最少要在一年以上，訓練的方式，也與以前微有不同，除了以上所說的「必修課程」外，又增加了「義務勞動」一門；舉個例來說，最近（三月間）由南京市區鐵路中華門站通至大校場飛機場的一段鐵路，就是這批「大學生」義務的成績呀。

「華大」第二期又添了一種「走讀生」，這又是共產黨「爭取人心」的花樣。這種「走讀生」的資格，那年齡在五十歲以上而身體確係衰弱的人，「華大」將他們按照居住的地段劃分為若干小組，每星期去指定的地方「學習兩三次，並不覺得太累，但是義務勞動和遊行行列裏面，他們也是不能或缺的一員，而且「結業」無期，也許要等着與「華大」同歸於盡呢。

「華大學員」的年齡，最高的是六十八歲，最低的祇有十六歲（多是公教人員子弟）所以父子（或女）同學，和三代同榜的「佳話」時有所聞。裏邊有「人民的代表」，簡任官，薦任官，委任官，又有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員，更有各種專家，和那「神聖的工人」，可說是「包羅萬象」，無所不有，「聚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其斯之謂歟？

「華大學員」的待遇是談不到的。在受訓期間，除了供給膳宿外，其他一概自備，每個人每月可領到

六千元「人民幣」的津貼（三月份數約合銀幣三角）。結業後被派定工作的，可支領「華大制」薪水——二百斤米（按官價折合人民幣發給），沒有正式工作尚在實習的，仍與在校受訓時同。至於「走讀生」則一概不管，每月祇能領取約可購米四斗餘之「人民幣」的生活費。在以前，學員家庭生活如確係困難時，尚可請求救濟費，後來則一概停止矣。

杯水之禍

共產黨的「好施小惠」，也是他們「爭取民心」的手段之一，因為他們是「別具用心」，並非真誠賜人以惠，所以假面具很容易為人戳穿。比如說，「華大學員」的家庭生活，如確實困難，是可以請求救濟的，在以前，也許是他們表示「寬大」，對於被救濟者資格的限制，還未至於苛刻，以後共黨或許認為「救不勝救」，而且也不願拿搜刮來的糧食養這些「反動派的餘孽」，所以請求救濟的資格，一天嚴似一天，最後則乾脆的「免開尊口」了。

留在南京公教人員的經濟狀況，大多都是家裏沒有隔夜之糧。在失業幾個月之後，自然要恃典賣衣物度日了，所以有許多人在進入「華大」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請求救濟，大概也有多數人是因為可以得到救濟而才進入「華大」的呢。

一個「華大學員」，他有着五口人的家庭，素無積蓄，「兩袖清風」，南京淪陷後，在短短的兩個月

內就很快地將所用統統吃到肚內去了。所以進了「華大」之後，必然要請求救濟。一個星期天，他與那位負責調查的幹部同回家裏來，他的太太看見丈夫同着一個生朋友回來，爲表示歡迎起見，就用應有的禮貌以笑臉迎接，並拿僅有的一隻玻璃杯敬了這位生客一杯開水，她那裏能料到「閉門家中坐，禍從杯水來」呢！當這位幹都回校之後，在開會時作了如下的評語：「某同學請求救濟，難予照准，因爲一個人既然沒飯吃了，是不能夠有笑臉的，但是某同學的夫人還是笑顏常開，而且他們家裏還有很好的玻璃杯裝開水吃呢。」這樣一來，某同學被救濟的資格，就生生地爲一杯開水給斷送了。

兩條棉被之災

又有一個數口之家的「華大學員」，家裏窮得可說是一無所有了，就連睡覺的床也都吃在肚內，但當幹部調查時，爲他瞥見地板上還鋪着兩床棉被，於是就作了如下的「指示」他說：「在老解放區裏的人民家裏，根本沒有看到過像你們這樣好的棉被，而且還有兩條，你們不可以賣去一條來維持生活麼？等到把那一條被吃完了再說罷。」這樣「合理」的處置，雖使人有「帶笑皆非」之感，但不能說這位幹部是故意的向窮人尋開心，因爲他們的規定，是不到「三空」（註）地位，就沒有受到救濟的資格啊！

註：三空，就是屋裏空，餓內空，腹中空。

會！會！會！

從前一些人總是說國民政府會開得多，現在看來，共產黨那才是以開會「起家」呢。共黨的會，可說是無時，無地，無人不在開着。他們開會的名目不但特別多，而且也來得特別新鮮些，那許多可以決定「軍政大計」的一類的會不來說它，單就淪陷區每個角落裏經常所開的會說，即有：學習，檢討，坦白，鬥爭，慶功，訴苦……等花樣。並且除了開會以外，還有什麼挑戰，應戰，表揚，批評，紅榜，黑榜等等的鬼名堂。但這大多都是利用着壁報或報紙來發表他們的大作。我在南京一年間，雖然感覺着無限的痛苦，惟獨「眼福不淺」，每天都看到一篇篇的「皇皇大文」，不過美中不足，看的時候感到有點肉麻而已。

總而言之，共產黨對於開會，可稱「研究有素」，他們利用這各種名目不同性質各異的會，來欺騙，愚弄，麻醉，奴役一切的人，他們的黨員幹部無時不在「苦求深思」地想出種種辦法來剝奪人們的一切自由，斷送了國家民族生存的命脈。言之殊堪痛恨。

學習會

學習會，這是一種共產黨的「拿手傑作」最基本的會，在部隊，機關，學校，團體，以及淪陷區各階層的人羣間經常的開着。他們在每天劃出一定的時間來開學習會，一個公務人員在工作時，儘可以請假或者做別的事情，但開學習會時，就不能藉故不參加。

開這種學習會，大都是採取分組制，本機關的主管人員照規定是必須要參加的，祇有少數高級幹部例

外。學習的「課題」，按月由共黨市委會訂定印發，如毛澤東所著的「新民主主義」，「論人民民主專政」，「論聯合政府」，及共黨「巨頭」關於政策，主義所發表的言論，以至蘇聯的一舉一動和史太林的咳嗽言笑，都是他們的主要習題。他們對於習題，是首先加以討論並做成筆記，然後再寫出自己的心得，送由機關首長評定分數，每月又正式考試一次，由市委會來評判等級。

共產黨對於任何一個人的鑒定，都是由他學習進展的過程中觀察所得的結論，換言之，就是測驗他對政治的認識到了什麼地步？對於共產主義的信仰是否還有動搖的觀念？對於政策政綱的執行是否「正確合理」？共產黨這種學習會的方式是要弄得你精疲力竭，只會聽不會想。而所聽的又只是些亡國主義和奴隸思想。

檢討會

這是共產黨作為改進一切政務不二法門的會。在前面會提到過共產黨的工作幹部學識經驗委實太差，而在每個機構的成立之初，也沒有什麼組織法，辦事細則，工作計劃一類的東西，所以一切政務之推動，都是在從「實踐」中求取他們所謂的「真理」，故不免盲人瞎馬，亂闖一氣。

他們在每天晚上不斷的開着檢討會，根據社會上各種不同的反映，再加上自己對於改進工作的意見提出討論，俟得到結果以後，就再來「試驗」一次，假如還是行不通的話，那就再檢討再試驗。他們在行政

上是如此，在軍事上亦復如此，比方說，有一據點或一個要塞，共軍在正式攻擊以前，總是先試攻幾次，每次下來，他們就叫「指揮員」共同檢討一番，據說檢討的結果，往往會得到攻無不克的戰術戰略，話雖不能盡信，但這種檢討的辦法是值得我們國軍參考的。

坦白會

這是一種含有心理學意味的會。他們像玩魔術一樣，能使你自動坦白地說出自己以往的一切，他們與你有約在先，就是保證你以往的過失或罪惡如在坦白出來之後，是可以既往不咎的，連犯過人命案都沒有關係，除非你殺害的是他們的「革命志士」，假如你不坦白的話，以後查出將予罪上加罪。但是就憑他們這樣一說，即能使你自動的坦白麼？當然還不可以，比方在開會時，沒有人肯先自己坦白的話，那末共黨幹部就得「領頭」一番了。他們有的說自己在家鄉是個無賴；有的說自己原來是個小偷；也有的說自己會做過江洋大盜，不過他們都是拿頌揚共產黨「教化之功」，「寬恕既往」作結論。他們「領頭坦白」之後，又用恐嚇的語句來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祇要你能坦白出來，就是好人，況且「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們以前作的種種壞事，現在雖然不肯坦白出來，但終有一天會被查出的，到那時你們將得不到寬恕，並且還要罪加一等，後悔就來不及了。」如此一說顯見得發生了很大的作用，有一些人將多年來未曾透露的「心病」坦白地說出來了，也有一些人本來平生未作過壞事，也不得不把自己冤枉一番，否則恐

不免有「不坦白」的嫌疑。可能使你長時期的「寢饋不安」，於是共產黨幹部成功了。至於共黨所坦白的
一切，大部分都是鬼話，他們顯然是有着「拋磚引玉」的作用，但是他們聽到你所坦白的經過以後，雖然
在表面上看來倒是真的不究既往，不過要曉得，他們已將你的「供狀」作成紀錄了，遲早你還能逃出他們
的手掌麼？

鬥爭會

據我個人的看法，這是挑撥人與人間感情，絕滅人性最惡毒的一種會。假如你在工作上有了「一點過失」，
尤其是你如果對共產黨或史，毛，一類的人有不滿的言論和情緒時，那你將成了衆人攻擊的目標，就得
專爲「閣下」舉行一個鬥爭會。

在開會時，一些與你漠不相關的人，自然要將你嚴厲地批評一番，以表示他們的「前進」；與你積不
相能的「反對派」更可藉此機會給你一頓臭罵。至於與你素日相得的朋友和至親骨肉，在這個時候應該抱
着怎樣的態度呢？在我們想像中一定是要加入你這邊的陣綫共同禦侮了，其實這種想法完全錯誤。你的親
友們雖然同情你，但是都有「愛莫能助」的苦衷，他們很清楚共產黨的作風，假如他們站在你的陣綫上來
，將要增加你的「罪惡」程度，而且他們自己也將得到與你同樣的命運——被人鬥爭。所以他們不但不能
爲你辯護，就連向你鬥爭的權利也還不准他們自由放棄呢，他們向你的攻擊是要比旁人深刻些，他們發言

的態度也要比旁人「慷慨淋漓」一些。而被鬥爭的人呢，照例祇能睜着兩隻眼睛聽人責罵，最後則是俯首認錯，那末這個鬥爭會也許很快地就結束了，但事實上每每不盡如此，總是常常的引起了「熱烈緊張」的鏡頭；有時鬥爭者和被鬥爭者彼此舌劍唇槍的互相亂罵一陣後，就繼而來一齣「全武行」；有時候還有「三義絕交」，「兄弟反目」，「父子交兵」等等的喜劇演出。這一些傀儡戲的搬演，自然是操縱在共黨幹部之手，你們越是有這樣的「熱鬧場面」，則共黨幹部們就越是高興，一直到這個人羣——所有一切的人互相猜疑得都如「金人之口」般地不再談說「心腹話」的時候，共產黨的政策於是成功了。

共產黨這種挑撥，是離間人類感情的毒辣手段，說起來真是令人髮指。可憐的淪陷區的人民，在共黨這樣「領導」之下，漸漸失去了人性，豈不悲夫！

「鬥爭會」一例

在南京共黨某機關的一個新幹部（留用人員），這位先生平日總是「好與人爭」，無論什麼事他都要提出與人相反的意見來，尤其是他不願「迎合」老幹部心理，時常說出使他們不受用的言論，比方老幹部說蘇聯怎樣的好和怎樣的幫助「人民革命」。這位先生就說：還不是想把中國變成它的附庸國家麼？再如有老幹部說：日本之投降，完全是蘇聯參戰的力量之所致。這位先生則說：沒有美國兩顆原子彈，恐怕日本投降也不會這樣的快罷。像這種不識時務的人，又怎能不開個會鬥爭呢？

在開會時，當然又是「七嘴八舌」的將這位先生亂罵一陣，直把此君氣得面無人色，全身抖戰，但是在這「衆怒難犯」的情勢下，又怎能容他有所爭辯呢？幸虧他還看清了這一點，所以在這次鬥爭會中，祇叫他向史，毛，的「玉照」認錯了事。

在這鬥爭會的進行中，另一個人入廁時無意的說了一句話，他說：「某同事素來好出鋒頭，不過倒是一個口快心直的好人，受到這次打擊之後，他的作風就得改一改了。」那曉得言者無心，聽者有意，當他回到會場時，一個聽到這話的人，立刻就提出來報告，於是衆矢之的又轉到這位「禍從口出」的先生身上來了。大家問他：什麼叫「出鋒頭」？什麼是「口快心直」？鬥爭某人，是想改造他，又爲什麼說是「打擊」他呢？於是再以「思想反動」，「腐化分子」，「陰謀家」，「落伍者」……等等頭銜亂加在這位先生的頭上，如此又「鴉鳴雀噪」地混罵了幾個鐘頭，直至大家都「精疲力竭」而後已。

就這次鬥爭會來看，似乎也不怎樣厲害。可是大家應該知道，這件事表面上算是了清了，但是從此以後，某君和其同事則無時無刻不在共黨密切注視下，照共黨一貫的作風，將來總有一天再來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把他們鬥得更慘，這種事例多着哩。

在鄉村中，鬥爭會比這厲害得百倍，我有一個皖北的表親，七口之家，鬥得只賸一個五十歲以上的老太婆輾轉流亡到南京來行乞，原因是由於她的丈夫是一個人望所歸的長者，——共黨稱之爲「善霸」的（共黨稱地方上有領導力量的好人爲「善霸」），共黨要鬥爭他，因而引起了已參加「解放」工作的三個兒子

對共黨不滿，結果老頭子和其三個兒子在不同罪名下給共黨鬥死了，兩個媳婦自盡了一個，跑散了一個，一家七口，只賸得這個老太婆。起初她住在我處，（共黨對別處來的老太婆是不甚注意盤查的），在我離開南京的頭一天她已向街頭行乞了。

悲劇呢？還是喜劇？

再有一種開「鬥爭會」的動機，並不是因為某人犯了言論或行動上的錯誤，而是共黨所認為的「大地主」或「資本家」一類的人有向他們鬥爭的「必要」，在開含有這種意義的「鬥爭會」之前，共黨幹部總是預先唆使一些流氓地痞來充任造成一個悲劇的主角，但往往使悲劇一變而為喜劇的主動者，也還是他們這些人。

有一次，在南京水西門外的某地舉行了一個鬥爭會。鬥爭的對象，是一個共黨認為「地主階級」的農人，這個鄉下老頭，平日在當地素有忠原長者之稱，對於窮苦的親友和村人，也未嘗吝予賙濟，並沒有「為富不仁」的「劣跡」。他被鬥爭的真正原因，是因為他得人望。幹部，鄉長，村長，佃戶，貧農，乞丐，流氓，地痞，和那將受「民衆裁判」的可憐的忠厚老者都到齊了，會於是開始。照例是由共黨幹部自任「主席」，道幾句「開場白」也不過是說明開鬥爭會的意義和「指示」大家儘量揭發被鬥爭者的事跡。「主席致詞」畢，接着發言的當然是「流字號」的人物了。那一天，這位發言的「流氓先生」不知道是他「不學

悲劇呢？還是喜劇呢？

無術」呢？還是共黨幹部的「教導無方」？他「上臺」之後，「大聲疾呼」，居然有那麼一點「氣派」，不過他或許是因爲「健忘」的關係，將「解放名詞」說得顛顛倒倒，弄得「驢唇不對馬嘴」，致使共黨幹部大有美中不足之感。現在我把這位「先生」的演詞，照抄於下，以俾演說家之「參考」。

「各位同志：（第一句就叫全場的人都變成了地痞流氓，妙！）我今天接到「命令」來鬥爭某人（非出自動，不打自招），叫我講幾句話（坦白得可愛），我想我們這些「無產」，被「財」產階級壓了幾千年，受他們的削……（說至此做思索狀，幸還「機智」，不移時就緊接着說）削掉（削掉閣下那一部份），現在解放了，我們無產就算（算字用的妙）翻身了，我們「無產」要打倒他們「財產階級」，分了他們的地，分了他們的房子（這才是正經話），這就叫「革命成功」，完了。

這段「精彩」的演說，自然是「一句一彩聲」，講畢，聽衆又報以「熱烈的歡呼」和繼續幾分鐘的掌聲，不過，不知是受了××大會的「傳染」抑或是開會應有的「禮貌」的表現，在歡呼聲和掌聲之中，還加雜了很多的「噓」聲，可惜我沒有「躬逢其盛」，真覺得「三聲（生）不幸」了。

這一幕「活劇」過後，其他「同志」們大有「珠玉在前玦失色」之感，共黨幹部看到了這種「繼起無人」的情勢，就很「機警」地將「發言權」轉讓給旁人了，他帶着挑撥性的口吻說：「怎麼你們這些佃戶，窮人不講話呀？你們一年到頭的忙碌着，替地主種田，可是所得到的糧食還不够吃的，然而地主們自己不需勞力，就坐享其成的把你們大部份糧食得了去，這不是剝削？早先你們不敢講話，現在該是你們講

話的時候了，你們快把所受的壓迫和痛苦說出來呀，說呀！……說呀！」共黨幹部用命令的口氣叫這些人「訴苦」，但是大家仍舊你看我，我看你的無人講話，共黨幹部爲要打破這個僵局，就直截了當的指着一個人說：「張××，你不是××的佃戶麼？你一定吃他的苦頭不少了，現在你就照實說罷，」不要害怕。」張××聽到了吩咐，果然站起來說話了。他說：「××是個好人，我雖然很窮，但是還有志氣，而且不能昧着良心講話，現在憑空叫我說人家的壞話，我不能，請讓旁人說好了。」又是一陣掌聲，但這聲音也是有着向正義表示同情的象徵，在這樣的尷尬局面之下，共黨幹部也就見風轉舵宣告「散會」了。見風轉舵，是共黨處事的老辦法，但是接着來的，就是一個更有計劃的佈局。水西門外這個所謂「地主階級」的農民，將來的命運如何，我們不難想像的到。

除上述那些會以外，還有所謂慶功會，訴苦會。從這些會的名稱來看，好像是很有意義的，其實共黨只是利用人們的虛榮心和平昔的傷感，來導演猴戲而已。其目的在使你興高彩烈地爲史達林爲毛澤東而死，而不自覺。

挑戰，應戰

比如共產黨想要把一種任務提前完成或想得到超出預定的收穫時，他們就會利用這挑戰應戰的方式，來達到他們的目的。就拿「華東大學」修築通至大校場的鐵路一事來說罷，本來這項工程預定在七日內完

成，可是他們利用着人的好勝心理聳動一部份人向其他的人挑戰，他們曬出每人每天多挑幾筐土或多積幾根枕木的口號來，其他的人當然有點不服氣，就起而應戰，你們不是每天多挑幾筐土麼，我們每天還多挑十幾筐呢，如此一來，這條鐵路的工程就提前兩天完成了。

再如公營事業職工應得的三十八年度，年終獎金或雙薪一類的報酬，共產黨根本就不想發給，但是又說不出口，於是就又利用挑戰的手段來達成他們的目的了。他們先說服少數的人，讓他們倡導將一部份獎金拿出來購買公債；其他部份的幹部則領導應戰，說他們祇拿出一部份來不算稀奇，我們何不拿出全部獎金購債呢；又一部份的幹部則在說：他們拿全部獎金購債，並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們要是拿全部獎金乾脆捐獻給「國家」，豈不是更光榮麼？如此的你挑戰我應戰，南京向外挑戰，各地起而應戰，共產黨的政策於是成功了。

像這樣的說法，所有在淪陷區的一些公營事業的職工們莫非都是「深明大義，擁護共黨」的麼？其實不然，他們這樣的做，一來是「爭取面子」的關係，二來你要是不答應這樣做也得行麼？在共產黨控制之下，很可以批評你，鬥爭你，而且還可以藉故去掉你，所以我敢說，有那百分九十以上的人，是在「敢怒而不敢言」的情形下忍痛地生活着啊！

民主和自由

共產黨每以「不民主」作爲攻擊國民黨的口實，但是共產黨的「民主」又在那裏呢？我們不曉得四百八十個「新政協代表」是用什麼「民主」方法「選」出來的，我們更不清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用怎樣「民主」方式產生的，至於毛澤東之「當選爲主席」，那不過是「一加一等於二」的算題而已，連三歲兒童也清楚。在「選舉」之前，有朋友對我說也許毛澤東會把主席的位子讓給旁人坐，我說：你在做夢呢，二十年來在他「寢寐求之」的寶座，肯輕易讓給旁人，怎麼能够？反觀蔣先生之當選爲中華民國總統時，雖然共黨也說這是「不民主」，但還有幾十張選票是投居覺生先生的。請問「新政協代表」的先生們，你們中間可有一个人敢不投毛澤東的票麼？當然你們可以拿「這些民意所歸」一類的鬼話來掩飾你們那卑鄙可憐的行爲，可是共產黨如真允許人「民」自「主」的話，毛澤東能在普選之中「當選主席」，那才算怪呢。

共產黨及其尾巴，既用這樣的「民主」方式「選」了毛澤東爲「主席」，那末地方上的各種「選舉」當然也不能例外了。什麼區長，鄉長，村長，以及每條街道上的組長等等的產生，還不是那些共產黨幹部替「民」做「主」搞出來的麼？在每次開「選舉會」時，共黨幹部總是看到「民」無「主」張的情形後，就會用人「民」之「主」的口吻問大家：我們選某某做×長，你們看好麼？全場「鴉雀無聲」，他就說：好，「無異議通過」？這些「長」們，就是用如此的「民主」方式「選」出來的。嗚呼！「共產黨民主萬歲」！

再說到共黨所標榜的「自由」，他們的口號是：「只有組織的自由，沒有個人的自由」，換言之，這就是所謂什麼「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這個名詞，共產黨爲它所下的定義我也記不清那許多了，比方說開會討論提案，少數服從多數，作成決議後，政府根據此項決議案，制定法律頒布施行，這時則多數須服從少數。大概這就是「民主集中」的解釋。不過共黨的作風一貫是欺騙人的，所以這「民主集中制」一到了他們的手裏，就變成「盜用民主形式，集中一切權力」的工具了。其實他們說：「只有組織的自由，沒有個人的自由」，不如乾脆直截地說「只有共產黨的自由，沒有其他一切人的自由」，不是更符合實際一點麼？

「新政協」的「傑作」——「三大憲章」裏邊，共產黨也允許了人民有：言論、身體、居住、集會、結社……等自由，但這還不是一張「空頭支票」麼？談理論，我說不過共產黨，他們允許人民的自由，究竟到達什麼程度？現在還是分別拿事實來作證罷。

勿多言，多言必敗！

金陵中學的教員江乾耀，有一次在上課的時候他對學生講了幾句批評共產黨的話，大意是說：「共產黨沒有人才，南京教育局裏他們的幹部，不過認識幾個大字就來搞教育，豈不是笑話麼？」又說：「共產黨做錯了事，並不予以處分，只要說一聲我錯了就完事。」又說「你們（指學生）不要看共黨現在打勝了

，就什麼都是對的，這還不是強權即公理麼？」按說這位江君所講的話，全是老實話，而是一般人們要講而不敢講的話，可是當一個學生回到家中將這些言論說與他的家長聽時，就惹出亂子來了。據說這個學生的家長，不但是「靠攏份子」，且要做「馬列信徒」，他聽到了江先生向學生講的這些「不堪入耳」的言語後，不禁「勃然大怒」，就將這事經過寫給了新華日報，並附了一篇公開向江先生質問的信。當新華社登載出這件來稿之後，該報的篇幅就變成了向這位江先生攻擊的戰場，每天登載着向他質問，責難，譏刺的文章，連篇累牘，極盡嬉笑怒罵之能事，雖然江先生在該報上承認了錯誤，但還不能算是了事：今天「教育局」傳了他去談話，明天又是「文教部」叫了去「坦白」，結果呢，金陵中學當局還敢留用這位「禍延學校」的教員麼？於是江先生的飯碗就此打碎了，而且這位可憐者以後的下落，迄今未明。請問共產黨，你們允許人民言論的自由，就是如此的麼？

出門難，住家亦難！

在淪陷區裏住在農村的人，離鄉十里就得向鄉公所請假，如要遠去的話，還是有兩家店舖作保，並須在限期內回轉，否則唯保人是問，但這一切，還是對待他們認為良善的人民的辦法。假如是地主、富農、鄉紳、顯宦一類的人，在被他們清算鬥爭了以後，要想在故鄉住下去還不成呢，不是本人被驅逐離境，就是全家被「掃地出門」。但是這些人在「解放」前就逃走了又怎樣呢？那他們就要從他的家人親友身上逼

問出躲避的地方來，再通知當地的「搜鄉隊」把這人押解回籍，加重處置。

據說共產黨對待都市裏的人的辦法，要比農村「寬大」得多了，但是出門請假一節，還是未被「寬免」，就拿南京的人來說罷，要到上海去一次也得要請假，不過出城查，進城搜，而且車票貴得嚇人，所以一般人沒有什麼緊急的事，也就不願出門了。那末在城市裏住家該是沒有麻煩了？也不盡然，按說一個人手裏稍有積蓄，因為謀事不易生意難做，等在家裏住閑，這並不是犯法的行爲，但是共產黨就要硬加干涉，他們問你爲什麼不就業？你要是向他們求工作，他們可不管。並且又問你的錢是從那裏來的？你要是——一個答的不好，就要調查你這錢是不是「剝削」來的或「貪污」來的？這類事雖覺討厭，但還發生的很少，因為南京有錢住閑的人，究竟是不多了。最使人頭痛的一件事，就是那公安人員常常在更深夜半前來「拜訪」——查戶口，假如那一晚適有親友在你家裏過夜而來不及向「公安小組」報告時，對不起，那就請你和你的親友先到局「裏」屈尊一夜再說，當時申訴理由，是沒有用的。請問共產黨，難道這一切就是你們給與人民的居住和身體的自由麼？

慎防隔壁有耳

共產黨「賜」給人民的集會自由，這也許是實在，今日的南京，不是每日每地每人都是忙着開會麼？但是要知道，這一切的會並不是毫無限制的，假如不在他們的幹部「指導」之下要擅自舉行什麼會——就是

與「國家大事」不相干的會，那末你能不受干涉才算怪呢？所以即使家裏平常有嫁娶喜慶的事要請幾席親友的話，也得事先「呈准」才行。比如說你與幾個朋友夜晚在家裏談談天總該無問題了？但是請千萬記住，在你們談話的時候，先得看一看有「偷聽隊」在門窗外窺探着沒有，就是沒有，最好還是「莫談國事」爲妙，否則一有疏忽而被偷聽了去，則「國特」之名，不難立刻加在你的頭上，被送到「人民監獄」給關起來還是小事呢？共黨給人民集會的自由，就是如此。

無黨不尾巴（限於淪陷區）

如今再說到淪陷區結社自由的問題，你們不看見現在的什麼黨、什麼盟、什麼社、什麼會、一類的東西不是都出現了麼？那末結社的自由該是不受限制了。請你先慢點這樣說。你要知道，這些東西們事前都與共產黨訂立過「君子協定」的，一方以死心塌地爲共黨做尾巴當條件，另一方則恩准這些猴子在「人民共和大舞臺」裏衣冠登場。假如你眼熱的話，也來組織一個什麼團體來替他們捧捧場，他們倒也「竭誠歡迎」，不過你將成了「尾巴上的毛」，恐怕有點不合算。至於那些未經「呈報備案」的幫會和那帶有「封建」意味的同鄉會一類的組織，要想繼續存在下去，共產黨是絕對地不容許的。而一些工、商、學各界的法定團體，因爲每一個機構裡都有共產黨人的參加，都在看着他們的眼色行事，所以現時還讓它們「自由」地存在着。

大致的來說，現在淪陷區裏的「結社」倒是很隨便的，不過有一個必須具備的條件，就是不能反對和違背共產黨的一切，并須有他們的黨員參加方爲「合法」。

信不信不由你

現在淪陷區裏的人們，最好是信仰「共產教」，那末他們（共黨）就會引你爲「同志」的，如果能供起馬、恩、列、史、毛，等人的牌位來而向它們「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爐香」的時候，他們也絕不會罵你是「封建迷信」的。假如不願意信奉「共產教」的話，那你就放棄了這「信仰」的自由，還比較少些麻煩，不過你要是一個念佛拜祖焚香點燭的「唯心論」者，他們在這「攻臺（臺灣）第一」的時候，也還無暇來管這閑事，而且他們猶需從香燭錫箔中抽取一筆大額的稅來充實他們的「黨庫」呢。話雖如此，但是廟產已大多充公，少數幸存的，也變成了「解放大仙」的「禁地」，一些「慣吃八方」的仙佛弟子門，也都因爲「善緣難結」而「入家」生產去者。致使許多善男信女拜佛無門，祇好在家裏面唸唸「觀世音菩薩」罷了。

• 如此說來，好像共產黨對於人民信仰的自由還未加以控制，可是你要警覺一點，對於「洋教」你還是少親近爲妙，否則的話，他們將目你爲「帝國主義的走狗」或「國際間諜的嫌疑犯」。至於你對歷史上所崇拜的人物，最好還是從新地鑑別一下，李自成張獻忠的一流人物成了共產黨最崇拜的「農民革命英雄」，假如你不曉得時代正在「前進」着，那你就是他們心目中的「落伍者」。更有最要緊的一點，就是請把你

的腦子洗刷一下，將那「不利」於共黨的思想一齊去掉，不然的話，他們也將目你爲「危險人物」，須要將你「改造」一番了。

「感謝」共產黨給予的職業自由

淪陷區裏人民職業的自由，倒的確是共產黨「誠心實意」地所給予的一項。不信你看，現在不是有許多大學生，留學生，和專家們在做着拖三輪車，挑高籬，擺地攤種種的「高尚職業」麼？又有很多鄉宦仕紳豪商鉅賈不是也在做着掃街、清廁、修馬路、築江堤等工作一變而爲「勞動英雄」了麼？（他們是否出於自願？我還不大清楚）還有不在少數的人專以偷竊乞討爲業，共產黨們不是也沒限制他們的自由麼？甚而還有一些人偏以自殺爲「業」，他們（共黨）也還不是未加過問的麼？所以在大陸的人們，祇要不做游擊隊，不當「國特」，那你隨便就什麼職業都可以，死活不關共黨的事，倒也「逍遙自在」。怎不叫人「感激得零涕呢？」

收音機的麻煩

假如你住家在南京而有一架收音機的話，還是趕快送到拍賣行去賣掉它是減少麻煩聰明的辦法，「雖然共產黨並沒有禁止一般住戶使用。」

我的一個朋友，他家裏有一架長短波六燈機，南京淪陷後，在每天晚飯時還能照常地享受「收聽之樂」，一天晚上，我這位朋友全家正在「圍機享樂」之際，忽然有幾位「解放客」不速而來，他們帶着詭譎的笑容向吾友說了一聲：「對不起，我們來聽聽收音機」之後，就成爲「座上貴賓」了，移時，他們就問道：「臺灣的廣播可以收聽麼？」吾友答道：「可以收聽，不過沒有裝設天綫，所以不能收到」。他們聽了一時就走了，那知第二天就有一個「小紅鬼」（共黨幼年兵之稱）拿了一張他們首長的字條來借收音機，並說道：「我們首長來了客人想聽收音機，借幾天就送還，如有損壞，負責修理。」我友在不得已的心情下只得照借，可是等了半月，一月，兩月還不見送回，我友也就寫了一張字條向他們索取，結果是原機送回了，但是零件損壞了有好幾部份，我友也祇好自認倒霉，出費修復，不過「解放客」雖不再來，「戶籍警」可繼之「光顧」，每當吾友「開機」之時，卽有警士敲門而入，他們並不是來「聽聽播音」而是來「查查戶口」。一連幾天都是如此，其他住戶，則未見往查，於是吾友恍然悟曰：「此借機索機之過也」，翌日卽急將收音機送至拍賣行，而戶籍警亦從此不再每日光顧矣。

喫飯穿衣也有顧忌

現在的南京，已由被稱爲「衣冠文物」的現代都市一變而成了「破落戶」了，太平路，新街口，夫子廟等處，在平日總是車水馬龍行人擠擁不堪的熱鬧氣象。現在呢，雖是日暖風和的白晝，行人也顯着寥寥

可數冷清得可憐了，到晚間八時以後，不用「戒嚴」，街上自然就「靜」了。如偶於此時躑躅街頭，真有處身墟墓的感覺。小菜市雖然還是那樣的嘈雜，但是一些主婦們也不像從前那樣的「雍容華貴」了，秤半斤青菜還得搭上兩根葱，顯得是那樣的「小家氣」，打二兩油買一兩鹽這並不算含蠢的事，割半斤豬肉買幾隻雞蛋就已經是闊氣非常。米麵雖未絕跡，可惜無錢去買。豆腐渣，花生餅還得排班站隊買來充飢。但是比起那些以草根麥苗爲糧的農村人民生活已有天上地下之別了。

在早先那個「只認衣冠不認人」的社會裏，一般的人總是不管「隔夜之糧有也無」，而非得做幾件漂亮衣服不可。現在呢？不但大多人身上穿的已經變成肚裏吃的了，就有少數人還未到此地步，也祇能把嶄新的行頭拿來壓壓箱底。假如你穿了一身漂亮的衣服走到街上，無論是心地如何的坦白，總會自發性底感到有點自愧形「美」呢。

吾友某君，與「解放軍」比隣而居，素日稍有積蓄，在南京「解放」後，他那「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還未改掉，夫人更雅善修飾，照常的「朱其唇而粉其面」，並且衣着也很「摩登」，遂惹起「解放軍」之注意，在吾友用餐時，常有數人在門口作壁上觀。雖祇有三菜一湯——在吾友已算降低生活水準後的享受，可是「解放軍」們則在竊竊私議的說：「還是國民黨的人會享受，你們看人家吃的多好呀！」又每逢吾友的夫人出外時，「解放軍」總是三五成羣的在後面指點着她說笑，或是整隊的人一齊向她來個「注目禮」，如此一來，吾友夫婦還能不自加檢點麼？所以不幾時就「縮其菜而敝其衣」了。

以上所述的一切，就是共產黨「賜予」人民的自由，請看淪陷區的人民還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氣麼？恐怕再過些時，連人民呼吸空氣的自由都要被共產黨剝奪了。一嘆！

「解放軍」的儀表

寫到南京的人們衣僅蔽體的情形，不由得就想到「解放軍」的官兵經常是穿着老黃布的軍裝，可是也有很多作着半軍半民的裝束。有一次我在開什麼會的場合裏，看到一位「女解放」，她頭戴「解放帽」，（是帶護耳的軍帽）上身穿的是藍色粗布帶襟的短女襖，下身則穿着一條黃色軍褲，將褲管捲到膝蓋的地方，赤着一對「改組派」的腳，可拖着一雙青布繡花鞋，請讀者閉着眼睛想一想，這是怎樣的一種裝束啊？至於在正式隊伍內，有的繫着裹腿，有的則否，有的穿着軍褲，有的則穿着便裝，但是風紀扣都一律不扣，因為毛澤東朱德都是這樣的呀。

還有他們的幹部，在開會或向人講話時，總是將雙腿蹲到椅子上作成上廁的架式，到後來大概自己也覺着有點不順眼了，這種姿勢就慢慢地日見減少下來。「習慣成自然」，有時不知不覺的還是將一條腿蹬在椅子上講話，顯見得他們是在進化了。至於他們不知保護和愛惜公物，更是隨地可見，很好的沙法椅，已普遍地變爲了他們的床鋪，名貴的地毯上已被他們的烟頭燒成了千瘡百孔，一些辦公桌椅，都被他們搬上搬下運來運去的「四肢不全」了。

自彈自唱的宣傳

在共產黨宣傳上的技巧來講，是要比我們政府「高明」得多了，並且他們對於新聞的控制尤屬嚴密。在淪陷區裏，絕對沒有一張像從前專罵政府的救國日報一類的報紙存在着，就是連各地不安定的情形和本地社會上的新聞，如自殺，搶劫等新聞，在報紙上也一點不能看到的。至於在世界上每個角落裏反對蘇聯，反對共產黨的消息，他們更是封鎖得一絲不露。現在淪陷區裏的報紙，雜誌，通訊社，可說是「清一色」的共黨宣傳工具，報紙和雜誌的「招牌」雖然還有少數沒有改換，但是經理和編輯則都已換了他們的人。至於大批的新聞記者，不但他們不敢用你，而且有很多人因為有「不穩」「特務」的嫌疑，被驅逐離境或被逮捕了。今天在大陸上所能看到的東西，除了共產黨「歌功頌德」的「文章」，就是報導各地「增加生產，建設猛進」的消息，對於蘇聯的恭維和對國民黨的侮辱的文字，更是不可少的材料。

共產黨此次發行什麼「勝利公債」，在發行之初，他們不但發動了全市學生，公務人員，軍隊，工商團體來為各種宣傳以後，並在各報上大事渲染，他們說：「早先國民黨政府所發行的公債，全為那些豪門包攬了去，一般人民是買不到的，現在「人民政府」發行的公債，就與以前不同，不論任何人都有購債的機會，請你們（指人民）趕快來買罷，不要失掉了這功在國家利在自己的良好機會呀。」請看這一篇宣傳文字是多麼「動聽」呀。不幸的是購債結果，未能使他們「滿意」，做這篇「文章」的先生，未免大失所

望了。

三十八年度公營事業職工們應得的年終獎金，共產黨根本就不願意發給，他們利用挑戰的方式剝奪了數十萬人辛苦一年來的酬勞，但是他們在報紙上所作的宣傳，不是說「這些人不應該要」和「他們也不想發」的話，反說：本年度公營事業職工們照例應領的獎金等項，是仍然照發的，但是他們（指職工）深明大義，知道國家財政困難，情願自動地全部捐獻。如此一來，他們既盜得「人民擁護之名」，復受到「充實黨庫之惠」，真是名利雙收，躊躇滿志。你能說他們這種宣傳的手法還不够巧妙麼？

又有成千萬的知識份子被迫回鄉，共黨則說他們自動自覺的去從事生產了。還有很多有學問有地位的人，被驅使着做着各種的苦工，共黨則說他們這是自己覺悟到從前沒有接近民衆的錯誤，現在情願爲人民服務了。再有共黨發動戰爭，人民無不痛恨，而他們則說：這是應人民的請求。是爲要解放人民的痛苦而戰爭。甚至連美國前國防部長福萊斯特爾因患神經病而跳樓自殺，共產黨也大吹大擂的說福氏係爲看不過美國政府反對蘇聯的政策而自殺。

共產黨諸如此類「一相情願」的宣傳，真是說不勝說，雖然共黨們作的宣傳，多係事實的反面，但在這種由他們爲所欲爲並無人敢公開揭破他們的假面具的情形下，他們的宣傳效果，暫時也發生了一點作用。

一面倒

由於毛澤東，劉少奇一班人的投向蘇聯的懷抱，因而招致到大陸上數萬萬同胞都變成了蘇聯的奴隸，這就是中共「一面倒」政策的最高目標。他們的奴隸性表現得很深刻。一副可憐像，使得老百姓實在看着有點不順眼。

毛澤東一班人願意當蘇聯的奴才，這且由他，但是他們還不放過一切的人民，也強迫着跟他們去學，這倒是不可饒恕的罪行。就拿去年十二月間史太林過七十「大慶」來說罷，南京城（其他地方當然也是如此）幾乎叫共產黨鬧了個天翻地覆，懸燈，結彩，扭秧歌，打腰鼓，遊行的行列，隨處皆是，報紙上的「名人」祝詞自然是「滿目琳琅」，新華日報的封面刊着他們「史皇父」的巨幅照片，並印着「萬壽無疆」四個紅色大字，又爲他上了一個「世界革命導師」的尊號。這一切都表示着「兒皇帝」的孝心，這也由他去罷。但他們又命令全市的學生和商店住戶都要參加這「慶祝」的行列，真把一般市民氣得肺都炸了。一個商店的夥計對着我說：「見他媽的鬼，史太林過生日與我們有什麼相干？現在連飯都沒得吃了，還扭秧歌呢，真不要臉。」又有一個老先生向我說：「共產黨最盼望史太林能多活幾年，但他（指史）要是真的萬年不死的話，我們中國和全世界不是都萬年不得太平了麼？」

本年（卅九年）二月間，毛澤東在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了什麼「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有智之士，

真奇怪這項條約的內容爲何如此的空洞，而且處處表示着蘇聯沒有侵略中國的野心和中蘇處在平等互惠的地位？一般人總懷疑這一切都不是蘇聯舊有的作風，莫非還有什麼協定一類的東西尙未發表罷？果然不出所料，出賣中國的密約接連地「公布」出來，（已見各報）隨着就有蘇聯的，飛機、大砲、和大批的武裝「大鼻子」（俄人的變稱）源源而來，「勞」他們的「大駕」把來殘害我們中國人民。這一切難道說不是中共的賣國鐵證麼？但是共黨則認爲這是中國有史以來在外交上最「光榮」的「勝利」、共產黨不知羞恥爲何事，於此略見一斑。

俄國大鼻子

在南京看到俄國兵，大概是本年三月初的事吧？他們的服裝並不整齊，但是到了我們中國不幾天就換了嶄新而衣料高貴的制服，（看着好像摩爾登呢料）他們吃的是大菜，住的是高樓，（勵志社中央飯店等處）出門坐的是汽車，而且每個人都有幾個「解放軍」保着「駕」，大鼻子走到街上，是不許任何人向他們接近的。

有一天，一列滿裝由東北運來器材的火車停在武定門車站，登時就由很多的「解放軍」佈哨警戒，禁止行人通過鐵路，車站附近的人家，都出來觀看，但是莫想走近一步，裏面有一個婦人當看見有許多大鼻子在車上時，就向一個「解放軍」問道：「這些大鼻子是什麼人？」「解放軍」答說：「是俄國人。」婦人又

問：「俄國人來幹甚麼？」這個解放軍大概是受過「大鼻子」的氣或是他看不慣俄人到中國來受到特別優待的原故，他就答道：「他們來吃我們的，喝我們的，穿我們的，住我們的，還要……哼！」這個「解放軍」雖不敢盡情說完他的內心話，亦可見他們對俄國人的感想是如何的了。

一般市民對於俄國人也不感覺興趣，根本沒有看到過像早先美國人受歡迎的那種情形，商人對他們更是頭痛，不但嫌他們小氣得要命，對他們那種粗暴蠻橫的態度更覺得厭惡，聽說國軍飛機轟炸上海龍華飛機場時，炸斃了許多的俄人，市民莫不額手稱慶呢。

國民和人民

共產黨對「國民」和「人民」兩個名詞的解釋是不同的。他們說：「國民是僅僅的取得了中國國籍的一些人們，當然包括着有「反動派」在內，而人民則是世界上任何一種人，祇要是屬於這四個階級——工農階級，民主人士，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人，那末統統稱為人民。」換句話說，就是一個人需取得兩種資格，祇取得國籍還不够，還要取得「做人」的資格，所以許多現在淪陷區的人們，還不清楚自己是否已取得「做人」的資格了沒有呢。

現在我姑且以國民的資格來談談共產黨口中的人民罷。共黨每以國民黨「不要人民和失去人民」為煽動民衆的口實，所以共黨自己就不能不表現他們那「需要人民和爭取人民」的作風了，於是就把國家改爲

「人民共和國」，他們的「政府，財產，軍隊，銀行，鈔票，公債，法院，服裝……」就無一不冠以「人民」二字了。甚至把國民大會堂的「國」字也改成了「人」字，在他們的口中和筆下處處離不了人民，但是他們的心裏又是如何的呢？在我所看到的是大批的工人在「解放」後失了業，農民們用血汗種得的糧食因爲「支前」而落得自己不能夠吃飽，許多被共黨認爲是「小資產階級」的公教人員被迫過着非人的生活，還有那「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界人士，大都因爲繳不出鉅額的公債而逃亡，看起來，祇有那少數失去理智的「民主人士」是比較「出人頭地」的了。但他們還是拿做「尾巴」的代價換得來「目前富貴」呢，不但失去了做人的自由，時機一到被清算鬥爭的命運，終難倖免。

現在共黨所到之處，都呈現着一片荒涼，饑餓，窮苦，恐慌的景象，並時時感到不自由和生命的威脅。嗚呼！人民云乎哉！

教育的末日

共產黨對於南京教育工作的發展，似乎是還無暇顧及，他們抱着各校經費必需自給自足和聽其自生自滅的態度。在小學方面，學費雖不算過高，但是因爲一般人的經濟狀況普遍的低落，就也有許多兒童以此失學，大概市立小學的學生，各校能按名額招收到七成的也就算很不錯的了，私立小學則都在五成以下。在課程方面，連國語都被取消，而代之以「政治常識」。當然這門課程是充滿了共黨的毒素，向着兒童們純

潔的心靈大量灌輸賣國主義。他們又以「少年先鋒隊」代替了原有的「童子軍」，所挑選的「隊員」，大概將來都有「加入共產黨」的資格罷？「學習會」是每天要開的，「熱烈的討論」比起大中學生來並不多讓，扭秧歌，打腰鼓，也是必修的課程，連看電影（當然是共黨宣傳的片子）都被指定為非看不可的，看完了還得做筆記提出來討論。募捐，派債（公債），宣傳，遊行，當然也免不了有他們一份。至於小學教員，則都是出身於「中小學教職員訓練班」的，待遇非常的菲薄，每月祇能拿到一石米左右的報酬，而且先前兩個人的課，現在變為一個人教，加以學生們「目無師長」，動不動就開會檢討你，使「好為人師」的先生們，也生了滄桑之感。這就是現在南京小學教育簡單的輪廓。

再說到南京的大、中學教育，就與小學教育的情形大不相同了。鉅額的學費，絕非一般人的力量所能負擔，而公費貸金又一概取消，所以大多數的青年就此失學，故各校的學生名額能夠招收到五成的也不多了。有人問，這些失學的青年怎麼不跟從前一樣也來一次示威遊行呢？那就不得不佩服共產黨的手段高妙了。他們最初是利用「華東軍事政治大學」（以下簡寫軍大）這個機構，盡力吸收一些青年學子，可說是來者不拒。這個「軍大」的性質，據說是為「造就」軍隊中的政工幹部而設，共黨向一般青年發出「號召」，他們說：「讀死書不如讀活書，況且現在正是國家多事的時候，人民需要你們（指青年），「政府」也需要你們，尤其是軍隊更需要你們，軍隊如有你們這些幹部，一定會搞得更好。」一些青年學子，在這讀書不成謀事無門的情形下，那經得起共產黨給戴上這樣一頂「高帽子」呢；於是紛紛的離開了家庭，跑

進了這「軍大」之門。可是這「軍大」的待遇，與「解放軍」普通士兵一樣，每天僅能喫飽肚皮而已。並且共黨對於這些青年，控制得非常嚴厲，日常一切都受到幹部的監視。課程方面，還是「華東大學」那一套，不過在「軍大」要接受相當的軍事訓練，「義務勞動」也比任何機構來得多些，加以醫藥設備缺乏，病死聽天由命，一些「嬌生慣養」的青年，怎麼能受得住呢？故開學不久，就發生大批逃跑的現象，共黨看到這種情形有點不妥，就很快地將第一期「學員」調到西南各省去了。於是他們又成立了一個「西南服務團」，這個「團」是拿「建設大西南」來作號召的，待遇比「軍大」略好一點，不過這個機構還招收學生以外的公教人員，所謂「專家」一流的人，而且可以支領薪水，所以「報名」的人相當的多，結果又被它吸收去了幾千人。內有大學教授若干人。此外共黨又成立了「醫科大學」，「獸醫學院」，「郵政學校」等等機構，亦分別的收容了幾千人。以上說的各「學校」都是經常地在「招生」，祇「軍大」一處就被招去了五萬人以上，而且大部份都是大中學生。據共產黨人說，他們之所以大批的吸收青年，並非爲目前之需要，而是爲應付世界第三次大戰作的準備，換句話說，就是共產黨替蘇聯準備的「犧牲品」，可憐這些莘莘學子，他們還在夢中呢。

中等學校的教職員當然是「訓練班」出身的，他們的情形與小學教職員差不了多少。至於大學教授，共產黨雖然還予以「尊重」並沒有「設訓練班」，但是每天幾小時的「學習」還是不能免的，他們生活的艱苦，已達成了極點，而且現在各校的教授都是專任的，絕不容許你兼課。他們又受着「學聯會」的控制，

行動、言論、無形中都失去了自由，所以有很多人，情願擺地攤做小生意再也不想幹這撈什子的教授了。至於大中學校的課程，除了英語已不是必修科而增添了俄文一門外，其餘大致尙無甚變動，不過課本內容都全部改訂過了。

綜合言之，共黨的教育政策，如果說是政策的話，現在大陸上的各種學校，就是提高正常學校的學費，讓大家讀不起書，只好投到「華大」「軍大」和各種訓練班去。所謂教育政策，也就是澈頭澈尾的愚民政策。

寫完以上各章，連我自己也感覺有點枯燥乏味了，所以在下面寫出幾件稍帶趣味性的故事來，權當本書的小插曲罷。

光榮的虱子

共黨辦的「軍政大學」所招收的學員，多係「小資產階級」人家的子弟，在學生時代，雖談不上怎樣的享受，但對衛生常識是相當豐富的，在他們進入「軍大」之後，對那設備的簡陋和飲食的不清潔，是常常表示着不滿的。又有一些從遠地來的人沒有携帶着被蓋來，雖然要求學校發給了一條棉被，但是污穢不堪，並且還生了很多白虱，這些血氣方剛的青年怎麼能够接受呢？於是羣向該校當局交涉要求另發清潔的被蓋。共黨幹部對於青年的這種舉動很表不滿，乃召集一個「檢討會」，由該校教育長出席「訓話」，他

說：「這種白虱祇有在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身上才配生牠，你們（指學員）平常吃的穿的都是農民所給，他們（指農民）待你們的恩惠是多大呀，所以他們的一切都是最光榮的，你們現在居然有機會親近農民身上所生的白虱，不也是很光榮的麼？你們不但不歡迎而且還很厭惡，真是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太重了，以後你們要到鄉間去工作，又怎能與農民們靠攏呢？所請應毋庸議。」虱子是光榮的，不知是那一個國家的教育？蘇聯是這樣的麼？白虱有知，亦將對共產黨「感激」不盡矣。

一個饅頭的風波

這個故事是發生在「華大」的。有一天該校午飯吃的是饅頭，第一次每人分配給三枚，（每枚約四兩重相當的大）有學員某，素有「大量」之譽，吃完三枚後還祇有半飽，乃於第二次饅頭送來時急自往取，因為「粥少僧多」所剩只有三枚，乃盡取之，及返到本桌後，他看到同桌各人已吃完，因怕有人搶他的饅頭，遂不敢放在桌上，在這時適有炊事員將開水送到飯堂，羣又爭往取水，這位先生一手拿着杯子又要舀水，那一隻手勢不能將三個大饅頭全數拿着，致生躊躇，乃人急志生，遂置一饅頭於衣袋內，如此可謂「萬無一失」，那曉得風波就此發生了呢？

這位先生裝饅頭在口袋時，適為一幹部瞥見，這個幹部就立刻「命令」大家停止用飯，他向衆宣佈說：「剛才看到某同學將一個饅頭放在衣袋裏面，這是什麼意思？請他坦白出來。」某君就理直氣壯地將他

藏饅頭的動機說了一遍，這個幹部認爲他的理由不够充分，並且指他係偷竊行爲，某君氣的不得了，當與之爭辯，最後並說：「一個饅頭有什麼了不起，我現在承認這是自私的行爲，總該行了吧？又有同桌的人出來代他辯白說：某同學會做過兩任縣長，恐怕還不至於偷一個饅頭送回家去，（該日爲星期六，下午可以請假回家）那知這一句「替人消災」的話反招致了「爲人加罪」的結果呢？那個幹部聽了旁人替某同學辨白的話，於是更不能放鬆了，他說：「啊！某同學原來還做過兩任縣太爺呢，在今天既能藏起一個饅頭來，則他在縣長任內，還不知要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呢？非得開「鬥爭會」不可。」開了幾次鬥爭會的結果，當然是某君在被大家亂罵一頓之後向衆道歉認過了事。共黨的幹部們專門小題大做，惹是生非，所以一般人看見他們有如遇到蛇蝎，總是抱着「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啊。

到底是那一人的錯

吾友某君，在南京淪陷後即告失業，平日既無積蓄，全賴典賣衣物度日，有一天他拿了自己僅有的一套西裝到夫子廟去賣，有一個像學生模樣的青年看了之後就問價錢，吾友答以要「人民幣」八萬元，（約合銀元十元）這個青年就在當街試穿一下，那知他穿好了拔腿就跑，吾友這一急非同小可，隨後就追，直追到姚家巷，該青年始爲一「解放軍」截住，當即詢問雙方爲什麼事？吾友乃將經過述說了一遍，該青年則說：我係某工廠的藝徒，因廠虧閉，失業已久，現老母臥病，無錢醫治，不得已出比下策。這個「解放軍

「聽了這青年的話，顯出非常同情的樣子，略事沉吟，就向吾友說道：那你就行點好事將這衣服送他好了。吾友聽得他如此說，這一急又是一個「非同小可」，忙着道：我家裏還有三口人等着賣了這套衣服吃飯了，怎樣能送給他呢？」解放軍「聽吾友一說，也表示着同情的樣子，他就向圍觀的人問說，你們大家看這件事怎樣辦？有的人說：搶東西就是犯法，把那青年送到公安局去好了。」解放軍「說：那怎麼行呢，他（指青年）的母親病着沒有錢治，他搶衣服，也是急的沒辦法才做這種事呀。正說着，適有一人騎着嶄新的腳踏車經過這裏，這個「解放軍當將他攔住說，好了，你騎這樣好的車子，一定是很有錢的，就請你買了這套衣服送給那青年罷。那人聽了這摸不着頭腦的話，顯然的有點莫名其妙，就問其所以，這個「解放軍」就將經過略說一遍。那人道：我是某商店的一個夥計，那裏來得只許多錢，而且現在身上連一塊錢也沒有帶呀。「解放軍」說：你將車子放在這裏，回店取錢好了，那人還要爭辯，他接着說，你多說也沒用，還是趕快拿錢去罷。那店夥見無可理喻，乃悻悻而去。不移時，就見那店夥又騎了一輛車子跑來，不過後面多了一個人，在追趕着他，「解放軍」於是問店夥怎的一回事，那個追的人搶着道：我是某銀號的跑街，剛才到建康路某銀行去取款，將車子放在外面，不料爲這人（指店夥）騎了就跑。「解放軍」就又問店夥爲什麼搶人家的車子，店夥說：你叫我買衣服送人，我那裏來的錢呀，我回店去要，不但老板不給，碰巧還許將飯碗打破呢，但是我的車子又被你押在這裏，我怎樣交代呢？所以我就騎了他（指銀號跑外）的車子來換回我的車子。「解放軍」聽了向那店夥笑了笑說：很好，現在資本家來了，就由你（指跑外）來解決

這問題吧。那人聽明所以之後，當然不肯答應，爭鬧了多時，「解放軍」好像有點不耐煩了，他就指着那銀號的人說：你們資本家總是「善財難捨」的，現在你就給那人（指吾友）八萬元吧，有什麼事，我跟你到你們銀號裏說去。

現在淪陷區根本沒有什麼法律，遇到事，祇有看共產黨人的高興，他們要怎樣就怎樣，像這類的故事很多，各地時有見聞，這不過一例而已。現在我順便簡單談談南京司法方面的情形：

「南京市人民法院」（設在美術陳列館立法院內），這就是共產黨在南京最高的司法機關，裏面的組織分為：民庭，刑庭，調解庭幾部份，他們對於普通的訴訟，如債務婚姻等一類的案件，都是偏重於調解的。不過大概他們既沒有一定的法律條文作根據，而承辦案件每個人的判斷力和對一件事的看法，主見又是不能盡同的，所以他們的調解，大多都近於武斷。比方說，兩個人發生債務上的糾紛，甲欠了乙的錢，不問是否乙富而甲貧，在他們的原則上講，無論甲能還得出與否和乙有如何的充分理由，他們都不管這一切，總是判定乙將字據交還甲即算「和解」了事，所以有許多人看到了他們的作風，就根本不願打官司了。

押到監獄裏的犯人還要收飯錢，這你們要感覺奇怪罷，其實共產黨就是這樣辦法的。所以一個人因案被押。他家裏也不會省下來伙食費，當他出獄的時候，他的家人或親友得拿了錢去把囚糧費算清才能給放出來，否則休想。共黨想錢的辦法，真是無奇不有呀。

律師，是他們——共黨所「厭惡」的一種人，他們說：當律師是剝削人的一種職業，「在人民法院」

裏打官司，根本不需要這種人——律師。其實共產黨在未「廢除」六法全書前，他們是不照法律判案的，在六法全書被他們「廢除」後，更是無法無天了，所以律師在淪陷區裏已早成了不失業而自然失業的現象，不過失業還是小事，共黨尙沒有普遍給他們加上「惡霸」的頭銜，也就算萬幸了。

米到那裏去了？

共軍的士兵多來自農間；初入現代化的都市，對一切設備自然都爲其生平所罕見者，故笑話百出，時有新聞。

「解放軍首長」某，住在城北（南京）某公館，一天其警衛員（從隨）爲之淘米煮飯，遍覓淘器不得，及尋至衛生間，見抽水馬桶潔白異常，且見內有清水涓涓而流，以爲此卽淘米之具，惟內有一洞不知作何用，乃搓一紙團塞住該洞，將米傾入，但米多水少無法淘洗，忽見壁間有一鐵鏈下懸一木柄，這個士兵很高聲的喊叫着說：「哎呀！我的米跑到那裏去了？」

像以上所說的「解放故事」，真是寫不勝寫，凡在淪陷區逃出來的人，都會知到幾件的，所以我不再多費筆墨了。

共產黨壓榨下的經濟情形

「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這四句漂亮的口號，大概就是共產黨欺騙人民的經濟政策吧？共產黨對這四句口號作如是解釋：「現在全國各地的經濟情形之所以普遍不景氣的原故，是因為生產低落有以致之。尤其是南京這個地方，在以前是一個純粹的消費城市，毫無生產可言，現在消費的人減少了，自然經濟情況就不會好的。在現在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之下，政府是扶助民族資產以便共同建設新中國，不是祇顧到公營事業的利益而摧殘私營企業的，同時對於公私營企業，也不能祇照顧到政府或資方的利益，並應顧及到勞方生活上的必需條件。」你們看共黨這一套理論，是多們「堂皇」呀，其實，還不是鬼話連篇欺騙老百姓麼？談理論，我不是經濟「專家」，現在還是拿事實來作證吧。

所謂「生產」

以我這經濟學門外漢的常識來觀察，生產發展的因素約有二端，一是適應國內的需要，一是要有國外的市場。至生產能以發展的條件，大概也不外乎要有豐富的原料和用之不竭的動力——人力電力和機器。現在我們看共產黨在「解放區」裏倡導發展生產的情形吧。

第一說到糧食的生產。中國到現在無疑的還是一個農業國家，但說起來可憐的很，在平常沒有天災人

禍五穀豐收的時候，所出產的糧食是否足夠國內需要，還是問題，而在抗戰八年和共黨作亂四年之後的今天情形又是如何呢？言之實爲痛心，農民們雖仍是終年辛苦地站在他們的崗位上，但是他們的心情已與前不同了，在國民黨政府時代，農民固然也是同胞中最勞苦的人，可是他們的肚皮總還能吃飽呀！而且還可拿那少數餘糧來換取其他的生活必需品。現在呢？他們在收穫得每一百斤糧食內，要「貢獻」給共產黨六十斤以上的數量，自己所剩的，不要說有餘，就是連飽也得不到一個，而且農民的子弟大都被共產黨召去「革命」去了，再加上一個「土改」後，農具和耕牛顯見得不够分配而成了嚴重的動力缺乏的現象，何況共產黨又不顧自己人民的飢饉，反將糧食大量的送往蘇聯，又怎能不使農民憤怒而怠於生產呢？加以連年水旱頻仍，災情慘重，人民流離失所，俄孳載道，在求食草根青苗尙且不得之情形下，皖北一帶已發現人食人的殘酷事實，而共產黨不謀所以救濟之道，反將糧食送給異邦，換來了極少數的曳引機一類的蘇聯農具，就大吹大擂的唱出糧食增產的口號，共產黨這種率獸食人的行爲，能不令人髮指！

其次再說到其他日用必需品的生產。中國既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民的數目是全國人數百份之八十以上的比例，所以農民的消費力也佔着極重要的地位，現在農民既然都不能吃得一飽，更那有力量再消費到別的東西上去呢？吾友某在鄉間賣布，他告訴我說：一疋布賣了一個月的功夫，結果還剩下七十餘尺。鄉村的購買力是如何的薄弱，於此可見一斑。農村的經濟既已破產，而都市裏的人終究還是少數，況在共黨用盡方法壓榨之下，生活水準和購買力日益降低，顧一家數口的肚子尙且不暇，其他消費當然也更談不到。

就拿我自己來說罷，在淪陷了的南京住有一年，七口之家沒有買過一尺布，一雙鞋，甚至於一只牙膏。

國內的消費量既如此的低落，國外市場又是如何呢？我們在淪陷區裏住過的人——不論是中國人和外國人都知道，共黨偽政府今日所擁有的生產力量——輕工業，是很有限的，就是生產能夠增多，試問在這工業落伍的國家內所出產的高價成品，有那一個工業進步的國家肯來承銷呢？現在由淪陷區裏輸出國外的東西，大多都是原料，但是要知道，許多原料還是蘇聯因為不需要才准共黨賣給別人呢。工產品是如此，農產品（指糧食言）更不用說，不要說沒有餘量運銷國外，就是有，也輪不到別的國家的頭上，共產黨還要留着孝敬蘇聯呢。

綜觀以上，國內的生產既是那樣，國內的消費力和國外的市場又是這般，徒高呼發展生產的口號又有什麼用呢？再說到中國的重工業上來，現在不但談不到發展，就能建設到略其規模，亦就很不容易了。

上海的工業

如今要說到淪陷區裏面一般工業的實際情況了，南京原不是工業區，無從說起，茲姑就上海的工業言之：

上海在被共黨佔據以後，一班工業界人士大都欣欣然有喜色，他們以為將得到了華北的廣大市場，出品的銷路還有什麼問題麼？遂計劃大量生產，以謀發展，那知理想常是不符合實際的。華北各省每個地方

以及每個人的財富，都被共產黨像吸血鬼似的給吸得枯乾了，而且華北的工業界也跟上海一樣的想在京滬漢等地開闢他們的市場呢，如此一來，就構成「互不侵犯」形勢了。上海工廠的出品，既無法北銷，農村之經濟又日益低落，一般人的購買力在很快的降低，賠本的生意不能做，鉅額的稅債不能免亦不能減，資金週轉不靈得借高利貸，生產陷於半停頓狀態又不准停用一個職工，薪資也不能少發一個，資本蝕光了還不許你歇業，即有少數工廠的出品有銷路能賺錢，也還是被共產黨用多派稅債的手段給刮得乾淨，一些「民族資產階級」的工業家們，怎還能不採取三十六着的最後一着呢？

上面說的是私營工業的情形，至於公營工業，則比較不同，雖說出品的銷路同樣的不暢，但派到的稅債則是很輕的，資本既不虞匱乏，原料又大量掌握，而且職工薪資又較私家廠商低得多，更可藉口精簡和工廠內遷等方式停用大批職工，在運輸上更得到便利和優待，似此種種私營工業又怎能與之競爭呢？故上海工業界之不景氣，可說是自有史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共產黨「公私兼顧」的政策，就是這樣。

勞資關係

「勞資兩利」這句口號，要在字面上看來，是多們的「美麗」呀？不幸的是共黨執行「勞資兩利」的政策的结果，已使它一變而為勞資「兩淚」了。何以言呢？就是在京滬淪陷之初，一般工人階級都以爲自己從此就要「翻身」，他們平日的待遇雖不很菲薄，生活也未必見得清苦，但是因爲身分的「提高」，當

然就感覺到一切都不能滿足他們的願望了，他們認爲工資太低，工作時間太長，福利太差，一一提出條件來要資方答應。而資方呢？當時還期望着本身事業開展的遠景，而且未被共黨列入清算鬥爭的名單內，也就很知足了，所以工人們的要求，總是處處讓步，但是「好夢不長」，轉瞬間因爲產品滯銷，資金不敷，成本提高，開支浩大，和原料缺乏的種種原因，已使得資方焦頭爛額。復以各種捐稅源源而來，數額既鉅，限期尤迫，更逼得資方走頭無路。可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接連而來的，又是表面勸銷實際勒派之數目驚人的公債，資方至此，誠「罪孽深重」矣，遂不得不將多年心血所創立的事業垂手棄之而逃命去了。

資方走了之後又怎麼樣呢？欠共黨的「債」就可以不還了麼？那可不成，就是停了業也是要還的。出讓給旁人來作吧？不但找不到這種「傻瓜」來接受，而且資方都跑了又有那個敢出頭呢？大家散伙吧？可是再到那裏找吃飯的地方去呢？在這種情形之下最好的辦法，祇有由職工共同管理來維持現狀了，大家再湊出一些資本來，並儘量的將存貨及原料用賤價出售先還清那要命的「共債」。職工自己呢，也賴分一點貨品賣一部份機器來勉強維持生活，但是賣完吃光之後又怎樣呢？勞方至此，才明白資方的苦衷，才了解自己的錯誤。現在淪陷區裏的工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臨到絕望的邊緣，還談什麼「發展生產」和什麼「勞資兩利」呢？

以上是談的淪陷區裏農村和工業的情形，在下面我再簡單地說一下南京的商業。

南京的商業和「南京貿易公司」

南京的商業要拿「一落千丈」的字眼來形容它倒是再恰當不過的，最繁華的中央商場，現在倒閉的店舖已有十之五六，太平，永安，建康等商場，雖也有一小部份在開着門，不過顧客既無，就連看的人都很少了。一些店夥門祇好互相談談心下下棋來消此永晝，倒也自在，幾條主要的馬路上，遊人稀少，祇能看到一些黃色和藍色的動物（解放軍着黃色軍裝工作幹部着藍色制服）在蠕動着。現在比較還熱鬧的地方，是在夫子廟一帶，市府周圍，遍佈地攤，破衣舊衣，應有盡有，可惜的是賣主太多，買的人過少，有十天半月不能交成一筆生意的。自從共黨規定了地攤仍納營業稅之後，這些人的生路即亦將斷絕，踏三輪車和拉人力車的誠然不少，可是一般人出門，事前都得打打算盤，沒有緊要的事，還是借重雙足省下幾個燒餅錢罷。

南京現在最「時髦」的生意，是開拍賣行，每條馬路上總有十家二十家的，不過你假如把一件好點的衣服送到那裏去賣，可以保險在三個月內能够原物取還。再有一門新興的「工業」倒是「發達」了一個時期，那就是製造「腰鼓」，但是一般人在認清了共產黨的「德政」之後，每天吃着半飽的肚子，已使你有氣無力的再不感到打腰鼓的興趣，所以這門「工業」也就像曇花一現的萎落下去了。

南京的今天，每日還是有幾條一字長蛇陣在馬路上擺列着，那就是共黨所開設的「南京貿易公司」的

門前。這個「公司」是扼殺一般商人和共黨壟斷市場的利器，但共黨則說它是「一個爲人民免去商人剝削和平抑物價的有效組織」。這個「公司」裏面的貨色，可說是包羅萬象，不但油鹽柴米醬醋茶每樣俱全，棉沙，布匹，西藥，和各種日用品以及各地的土產亦莫不俱備，像山東的棗，碭山的梨，蘇北的醃豬頭，華北的小米麪……都在它那裏利用着運輸上的便利和優惠的條件，在各地運到大批的貨品，雖然它所定的物價祇比市價便宜不過百分之四五，但是南京的錢太難掙了，老百姓們也祇好排幾小時的隊等候買那幾斤「官價」糙米了。

「南京貿易公司」倚仗着主子——共黨的勢力，可以按照它所定的牌價獨吞從水陸運來的各種貨物，它吞不下或銷不出的剩餘，才由它配給商人，但是售價祇准照它的牌價提高百分之幾作爲利潤。就拿人人所需的米麵說吧，一般商人向它批貨，祇能提高百分之五的價格出售，可是營業稅就抽取百分之三，還有百分之點四的出倉費，其餘的百分之一點六方是「純利」。但是房租，水電，工資，和印花稅等等均須在這僅有的微小的「純利」內開支，至於那些什麼房捐，難民捐，路燈捐，清潔捐，公會捐，執照捐……和那嚇死人的鉅額公債又從那裏出呢？

「南京貿易公司」的售貨牌價，也是每天早晚市價不同的，它隨着市面上的需要情形不時在「調整」着，比方說今天買米的人一增多，明天的米價就一定會掛高，所以它的「平抑物價」的作用，究竟佔着多少成分，一般市民都有點不大清楚。人們的看法，都說這個「公司」是共黨與商人爭利的機構，它不但剝

削着消費的人民，而且剝削了生產者。

新興的手工業——「打草袋」

「打草袋」是現在南京唯一「興隆」的手工業，也就是共黨爲人民所謀唯一的生產之道。這種草袋的製法，是拿稻草搓繩爲經，而以稻草爲緯，用木機打成，主辦和收購這種草袋的機構，則是「南京市人民消費合作社」（與南京貿易公司業務性質相同的機構），這個「社」與打草袋的人約定是每隻袋的製價爲中熟米三斤十二兩，除去成本費——草繩稻草和運費——外，每隻袋可淨得米約二市斤之譜，每一架打袋機，至少需要兩個人合作，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可打草袋一隻半，如係三個人合打，則可製成兩隻到三隻，（這是指技術熟練的人而言）許多失業的人們，既有此生活之道，當然是「趨之若鶩」的了。但過不多日，草價驟漲百分之五十，按照常識來說，原料的漲價，而成品的價格也必定隨之提高矣。可是共產黨的算盤打得再精不過，他們說：草袋是按着米價定的價格，現在米沒有漲，祇草漲了價，那不能把袋價提高，如此每隻草袋的代價就減成一斤六兩米左右了。但是共黨看到打草袋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加，而草袋的功能和銷路又都成了問題，於是花樣又來了，他們說：草袋打得太不精緻了，以後打的時候，一定要將稻草的外皮去掉打得好看結實才行，否則不再收買，這樣每隻袋又多用去稻草數斤而代價也就祇剩不足一斤的米了，他們這種算計，就是會計專家們也將爲之五體投地矣。

所謂「以工代賑」

南京失陷後，不要說知識份子的智力無人收買，就連很多勞動大眾的體力，也弄成無地去賣了。共黨心裏也許很明白，秀才造反，他們是不怕的，倒是這些神聖的勞動者如果起了「異志」，對於他們的「百年大計」和目前的社會治安都將有着很大的影響，於是就想出了「以工代賑」的辦法，招收一般自食其力的人去修江堤。

修江堤是在去年舊曆臘月間開始的事，挑一方土（一丈見方三尺深）給米二市斤，（菜金木柴費包括在內）一個身體健壯的人，工作一天也僅能挑到一方土，並且遇到雨雪的天氣就停止工作，但是你吃的飯錢仍要扣回，等到年底一結算，每個人不但沒有餘米領回家去，還得要找出幾十斤米呢。我現在向共產黨先生們請教一下，你們說資本家用低的代價購買勞動力以增加其財富就是剝削，可是你們也用最低代價——不夠維持生活的代價，來壓迫一切的人將智力體力甚至生命都出賣給共產黨來成就毛澤東一班人的「功業」，這又叫什麼呢？

人心歸漢

好，壞，不是絕對的。在從前很多人都說國民黨是怎樣的壞，可是今天大陸上的人民在領教過共產黨

的毒辣手段之後，已普遍燃起了憤怒之火，怨恨和反抗的怒苗正在每個人的內心滋長着，他們一致地又希望我們政府趕快的回來了。但我們要知道，有少數人希望政府回來是還想重溫以前那陞官發財，享受舒服的美夢，這不能認為是正常的心理。倒是大多數的工人和農民，他們祇抱着向政府最低的要求——安居樂業，不顧一切犧牲要實現他們重見天日的願望，這才是真正的力量，寶貴的同情。淪陷區裏正在艱苦奮鬥的人們，很希望國民政府諸公們即日起應該要臥薪嘗胆，發奮圖強，將以前的舊作風，壞習慣，整個予以去掉，積極地整頓官箴軍紀，謀有以振作士氣爭取民心之道。然後始能談到打回大陸，始能談到拯救人民，這是政府接受人民測驗最好的一次機會，輕易失之將不能復得，政府諸公其懷之。

中華民國三十九年六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自由中國社叢書之五十五

南京變色一年紀

定價新台幣叁元

著者 仇子奇

發行者 自由中國社出版部

